

高建平——等著

中华美学精神

文艺通识丛书

张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美学精神 / 高建平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文艺通识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3358 - 0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美学—研究—中国

IV. ①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027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潜

责任校对 同 萍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1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让文艺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组织这套“文艺通识丛书”的目的，是让文学知识走出专业研究的殿堂，来到人民大众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大众需要文艺，也需要关于文艺的知识。

在工作之余，可读读小说，看看电影、戏剧，也可背古诗、听朗诵、看展览，欣赏歌曲、练书法，参加各种艺术体验活动。在生活中，文学艺术无处不在。但是，爱好文艺，并不等于就懂得文艺。古今上下几千年，东西南北几万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文艺的知识，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学习这些知识，是理解沉积在作品之中的意蕴，提高审美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专家的著述难懂，所讲的知识隐藏在繁杂的论证之中，所用的语言艰涩并时时夹杂许多专门术语，还涉及众多人

名、地名和陌生的历史史实，使一般民众难以接受。专业学界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藩篱亟需推倒，高冷的文学学术与民众的文艺热情之间的鸿沟之上必须架起桥梁。想提高文艺鉴赏水平，还是要听听专家们怎么说，但专家也要说得让大众听得懂。

时代在改变，新的时代，新的经济生活方式，新的技术条件，也促使人民大众的文艺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学艺术遇到了新情况，应该怎么办？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学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的观点。这种“终结观”，实际上反映的是文艺与审美的关系，文艺与作为其载体的媒体间关系，以及文艺与所反映的观念间关系这三重关系的变化。因此，文艺要适应新情况，理解文艺也需要新的知识。让人民大众掌握关于文艺的知识，让人民大众了解当代文艺的新情况，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在当下显得越来越迫切。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文艺知识。将专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化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常识，这种工作其实并不容易。要做到举重若轻，通俗而不浅薄，前沿而不浮躁，深刻而不晦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们组织这套书的原则是，请大家写小书。我们所邀请的作者，都是学术界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学养深厚，对学科的来龙去脉有深入的了解，同时，在学术上，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我们的目的是，用人民大众看得懂的语言，搭起一座座从专业学术通向人民大众之间的桥梁。

这套丛书的读者定位，是广大的干部群众，文学艺术的爱好者，非文学艺术专业的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以及文学艺术专业的初学者。这是一个范围广大的群体。当然，这套书不是教材，不像教材那样板着面孔，用语端庄，体例严谨，要求读者端坐在书桌前仔细研读。我们希望这套书能语言活泼，生动而有趣味性，像床头读物一样，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有关文艺的知识。

发展“人民的文艺”，就要使文学知识走向大众。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需要文化繁荣，需要普及文艺知识。让更多的人爱好文艺，了解文艺，让文艺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组织这套书的初衷。

张 江

2018年8月

目 录

绪论 从当下实践出发,传承和发展中华美学精神	(1)
一 发掘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2)
二 发展美学是文艺出精品的需要	(10)
三 美学研究与美学普及的关系	(16)
四 中国美学自身迫切需要发展	(20)
五 建立当代的、实践的中国美学	(22)
 第一章 和谐之美	(24)
一 “和谐”观念起源于音乐	(24)
二 乐与礼的互补	(29)
三 声音之道与政通	(34)
四 中国艺术的“和谐”追求	(40)
 第二章 温润与深情	(46)
一 诗言志	(46)

二 美在温润	(52)
三 发乎情,止乎礼义	(56)
四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3)
五 兴观群怨与知人论世	(67)
第三章 生生之乐	(73)
一 从性命之理看《周易》生生观	(74)
二 立象以尽意的象思维	(80)
三 对立统一的阴阳体系	(86)
四 天人感应与五行生克	(92)
第四章 自然之道	(100)
一 道法自然	(101)
二 朴拙与大巧	(107)
三 致虚极,守静笃	(113)
四 齐生死	(118)
第五章 气韵风神	(125)
一 魏晋风度与人物品鉴	(126)
二 形与道	(132)
三 造化与心源	(137)

目 录

四 气韵与骨法	(142)
第六章 立言与载道	
一 从魏晋谈起	(148)
二 盛唐气象	(154)
三 世间情怀	(161)
四 文以载道	(166)
第七章 意象与韵味	
一 象与意	(172)
二 意象之美	(177)
三 妙处玲珑	(187)
第八章 意境与境界	
一 境由心生	(198)
二 含虚而蓄实	(206)
三 审美境界与诗意人生	(216)
第九章 画者,画也	
一 搜妙创真	(226)
二 逸品为上	(230)

三 龙脉与位置	(235)
四 一画与妙悟	(240)
第十章 世情与俗趣	
一 通俗文艺的勃兴	(246)
二 从庙堂走向民间	(251)
三 世俗人生的情与真	(255)
四 文人劝世情怀的延伸	(260)
第十一章 走向现代	
一 文艺救国论	(268)
二 艺术独立的要求	(274)
三 美育思想	(280)
四 人生艺术化	(288)
后 记	(295)

绪论 从当下实践出发，传承和发展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党和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文件，要繁荣文艺，加强美育。这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美学在中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起伏，近年来有上升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美学热”，此后美学就冷却了。20世纪90年代，很少有人谈美学。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期，到了20世纪末，这个学科才逐渐回温，出现了一些美学论著和译著，召开了一些国际国内会议，在学界和社会上重新引起关注。在国际上，20世纪中叶的美学热潮，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也曾经历了一个衰退的时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升温。

国际国内学术界美学学科的潮起潮落，有着自己的规律。

目前这一美学升温的势头，与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政府和社会的倡导及文学艺术实践的需要相交汇，正在形成一股合力。希望在这样的形势下，经过中国美学家们的努力，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使这个学科在更广的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实现这个学科的新辉煌。

一 发掘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学出现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参加讨论的美学家们都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关于“美”的哲学，将“美”和“美感”的问题放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中来研究。

第二次是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上将这次热潮称为“美学热”。这次热潮的特点是引导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并进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引进国外的美学研究成果。在这次热潮中，随着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该学科进行历史回溯，关注中国传统美学。

第三次是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21世纪初逐渐升

温的“美学的复兴”将这次美学的兴盛称为“复兴”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在9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美学学科的消沉，经济大潮对美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构成冲击。21世纪美学学科的重新兴盛，并非这个学科内容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背景下学科内容的全面更新。

“美学的复兴”有着一个国际背景。中华美学学会于1998年加入国际美学协会，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在此以后，中国美学家与国外美学家建立了密切的个人交往，许多国外当代美学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当然，中国学者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朱光潜、宗白华那一代人致力于翻译的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作品，重视美学史研究；李泽厚所组织的译丛中收入了像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等20世纪前期和中期美学家的作品，从而具有为中国美学研究进行补充的性质。21世纪之初，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翻译，中国美学家与国外美学家有了直接接触，进行学术对话，从而有了在学术上同步发展的机会。

这一时期的美学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发生的。西方美学走入发展困境之中，需要通过非西方美学思想的介入而获得更新。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是18世纪在欧洲，主要是英、法、意、德等一些国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欧洲正处在社会大转型，从传统经济社会模式向现代经济社会模式转化的时代。在

这时，出现了“美的艺术”、趣味、天才、灵感、无功利性、感性直觉等概念，为现代美学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种种概念在康德那里完成了综合，并在随后的一些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那里得到了发展。^① 美学的出现，在当时，从理论上讲，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使这个学科获得了体系上的完善；从实践上讲，强化了艺术与工艺的区分。

在欧洲，美学史的研究要晚于美学的研究。将美学史写成什么样子，对美学的历史追溯到什么历史时期，与写美学史的人对美学这个学科的理解有着密切关系。只有在“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形态和学科体系上得到完善，并在大学之中形成相应的课程设置以后，对该学科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我们所熟悉的美学史著作，例如鲍桑葵的《美学史》、比厄斯利的《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等著作，都从古希腊人写起。他们不写更为古老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审美和艺术，他们认为，在那里虽然有艺术的美，但是没有“美学思想”。对此，他们曾作过解释，美学思想起源于对美和艺术现象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活动，依赖于哲学的兴起。^②

^① 参见高建平《“美学”的起源》，载《外国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辑。

^② 参见〔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二章、第三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学思想”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他反思了美学的规律，将之归结为数。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经过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希腊；经过以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为代表的古罗马和中世纪；再经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直到18世纪时，才开始了作为现代学科的“美学”的酝酿过程。朱光潜曾区分两个概念，即“美学”和“美学思想”，指出在鲍姆加登之前，有着一个漫长的美学思想史，只有到了鲍姆加登，这个学科才被命名，并由此而诞生。^①这个学科诞生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才有了学科史回溯的需要，从而出现了为这个学科写史，并将它的根源向前追溯的活动。

与此相对应，在世界上许多民族和文化之中，实际上都有着“美学思想”。在“美学”这一学科被传入前，这种“思想”，或者说观念、趣味、风尚、精神，曾长期存在着，构成这些民族精神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那时并没有一种作为学科的“美学”存在，也没有人专门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

西方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地从欧洲向

^① 参见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世界各地传播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国际美学研究群体，以过去二三百年所生产出的美学知识为依据，进行着美学新成果的交流以及将这些知识和成果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工作。国际美学协会就是这样的群体，它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以美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己任。

美学在全世界传播活动本身的积极意义，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其实，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曾经存在“美学在此地”的现象。我们曾经讨论过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①同样，也曾经存在过“美学在印度”“美学在日本”“美学在土耳其”“美学在拉丁美洲”等，只是到后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才开始吸收自身的传统资源，结合自己的当下实际，逐渐发展出了各自的美学。从传播、接受开始，到逐渐发展出自身的美学，是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美学发展到当代，出现了许多问题。作为一种特定文化中所产生的美学，它呈现出许多衰老的迹象。学术和艺术研究中的种种发展困境，各种“终结”论的出场都是西方美学种种内在问题的折射。但是，这绝不是说，西方美学过时

^① 参见高建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民族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了，现在轮到东方美学了，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前不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驳斥过这一观点。所谓风水轮流转、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说法，不是学术的态度。^① 然而，西方当代美学的种种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向世界传播以后，出现的是各国家、各民族反思自己的传统，思考自身的现实，进而整理自身的“美学思想”史的过程。这些地域和民族的人们发现，自身历史上所具有的那些材料是极其重要、非常有价值的“美学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具有同等的意义。实际上，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学者，早已经投身到了自身传统的研究之中。这种研究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美学的内容，扩大了美学研究者的视野，形成了当代世界美学中极具意义的文化间的对话。

由此，我们转向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讨论。过去的二元对立思维，是由壁垒森严的学科区分所决定的。研究西方美学的人排斥传统美学，而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排斥西方美学。这种对立严重影响了中华美学的发展。

这有点像历史上中西医所形成的对立。20世纪二三十年

^① 参见高建平《从“东方美学”概念出发，当代中国美学的学科处境和任务》，《艺术百家》2015年第4期。